



任何權力都需要制衡，用革命黨制衡執政黨，就像一個人在“左右互搏”，只有初心最純粹、立場最徹底的政黨方可做到。革命黨的初心是靈魂，執政黨的資源是軀體，我們要喚醒執政黨的革命精神，進而用革命黨的初心駕馭執政黨的資源，去為人民服務。

2021年3月20日，辛丑年春分日。下午，我拖著行李箱，隨著出港的客流走出了喀什機場。往年的南疆春天，正是浮塵肆虐的時候；今日的喀什噶爾居然澄空萬里，陽光和煦，真是難得的好天氣。自從2020年除夕離開新疆之後，我已經被新冠疫情阻擋了整整一年。如今，大地回春，殘雪消融，美麗的南疆終於張開雙臂，熱情迎接遊客的到來。機場的出口處站著很多接機的人，阿里木校長陪同郭英龍高級警司已在那裏等候我多時了。看見我走出機場，兩人高興地迎了上來，接過了我手中的行李箱。

◎我：郭Sir好，阿里木好，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了。還好航班比較準點，沒耽擱太長時間。郭Sir，見到您太高興了，咱們得有好幾年沒見面了吧？

◎郭英龍：是啊，劉教授，能在這裏見到您真是太好了！自從2015年咱們在香港最後一次見面之後，我都有6年時間沒有見到您了。

◎阿里木：劉教授，您不知道，今天我到賓館一接上郭Sir，他就跟我談起當年與您相識的經歷。我們走了一路，談了一路。我這才知道，原來您跟香港那麼早就結緣了。

◎我：可不是嘛，我和郭Sir都已經相識十幾年了。當年他到上海參加香港紀律部隊國情進修項目的時候，還是一名很年輕的警察。當時我在負責這個特別的培訓項目，與學員們朝夕相處，無話不談，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郭Sir是這個班的副

班長，也是這個班最優秀的學員之一。我們意氣相投，思想共鳴，很快就成為相識相知的好朋友。進修結束回港後，郭 Sir 還和同學們一起推動香港紀律部隊邀請我到香港。在港期間，我不僅參訪了各個紀律部隊，還在警務處和入境處分別為兩支紀律部隊的全體高官做了一場演講。當時演講的場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令人難以忘懷。

◎**阿里木**：劉教授，您說的“紀律部隊”是什麼部隊？是指我們的解放軍駐港部隊嗎？

●**我**：看來阿里木剛剛認識郭 Sir，有些情況還不太了解。香港紀律部隊不是駐港部隊，而是香港警務處、入境處、海關、飛行服務隊、消防處、懲教署、廉政公署等強力部門的統



香港紀律部隊演示中式步操

稱，隸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這些強力部門由於具有高度的紀律性和強大的執行力，所以被統稱為紀律部隊，多年來一直是維護香港安全穩定的主力軍，堪稱香港的“定海神針”。而紀律部隊的核心力量，無疑就是郭 Sir 所在的香港警隊。對了，前不久的一部宣傳短片《守城》拍得非常好，將香港警隊保衛香港的堅定信念以及訓練有素的職業素養表現得淋漓盡致，你有空時不妨找來看看。

◎**阿里木**：原來如此，我明白了，這部片子我一定要看。

◎**郭英龍**：阿里木校長，劉教授當年在警隊演講的時候，我就坐在第一排。在聽他講課的時候，我的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多給我講一點，再多給我講一點。聽到精彩的地方，我就開心得很；遇到沒有展開講的地方，我就有點沮喪。劉教授，這可不是我當面奉承您啊，整個警隊當時都是這麼想的。

◎**我**：郭 Sir 過獎了，我不過是把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跟警隊的同人們分享了一下。大家若是喜歡，估計也是喜歡我的問題意識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吧。對了，郭 Sir，這次你們與內地的交流活動還順利吧？

◎**郭英龍**：這次交流活動很順利。回歸之後，香港與內地的人員和經濟往來已經越來越頻密，警隊與內地的司法協作自然也就越來越多了。所以這些年來，警隊與內地每個省、市、自治區基本上都有常規性的交流活動，就像是走親戚一般。不過，我去了內地那麼多的地方，新疆倒還是第一次來。都說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國有多大，我這幾天可算是領會到這句話的真

實含義了。

●我：那您真的應該好好看看新疆，新疆實在是太大了，又實在是太美了。可是，您這次到新疆交流就這麼一兩天寶貴的休息時間，結果還被我佔用了，我這心裏還真有點忐忑呢。

◎郭英龍：哪裏，劉教授，我高興都來不及呢。一確定要來新疆，我就馬上跟您聯繫了。我知道您常來新疆，本來只是想跟您報個信，沒想到您這段時間居然也要來新疆，而且可以帶我去帕米爾高原看望布茹瑪汗·毛勒朵媽媽。如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又豈能錯過？所以，這幾天我早早就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就等著您過來了。而您呢，人還沒到新疆，很多事情都已經替我安排好了，還特地請阿里木校長過去接我，也讓我有機會多認識這麼一位維吾爾族朋友。阿里木校長，謝謝您，今天辛苦了！

◎阿里木：不辛苦，不辛苦，有機會認識郭 Sir，那是我的榮幸。再說了，布茹瑪汗媽媽是我們新疆家喻戶曉的英雄模範，更是我們少數民族的學習榜樣，能有機會跟隨你們去拜訪她，真是太好了。

●我：我的確很想帶你們一起去看望布茹瑪汗媽媽。媽媽是祖國最西邊境——克州烏恰縣吉根鄉的英雄護邊員，她將自己的大半生獻給了祖國的守邊護邊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授予她“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號，可謂是對她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的最好評價。媽媽一直把我看作她的上海“巴郎子”（意為男孩），天天盼著我

回家看她。以前我每年都要回新疆看她幾次，2020年由於新冠疫情，我一整年都沒有回新疆了，所以媽媽就特別惦念。每次看病住院，她都要逮著會說漢語的護士給我打電話，以便幫她翻譯翻譯；遇到記者採訪，她也會讓記者給我打電話。有時候實在是想念了，她就自己打電話過來，用柯爾克孜語跟我說上幾分鐘——我基本上一句都聽不懂；然後，我用漢語跟她說上幾分鐘——她基本上也一句都聽不懂。雖然我們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話，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心。州長有次評價說：你們不是用語言在交流，你們是用心靈在交流。

◎**阿里木**：我也正想這麼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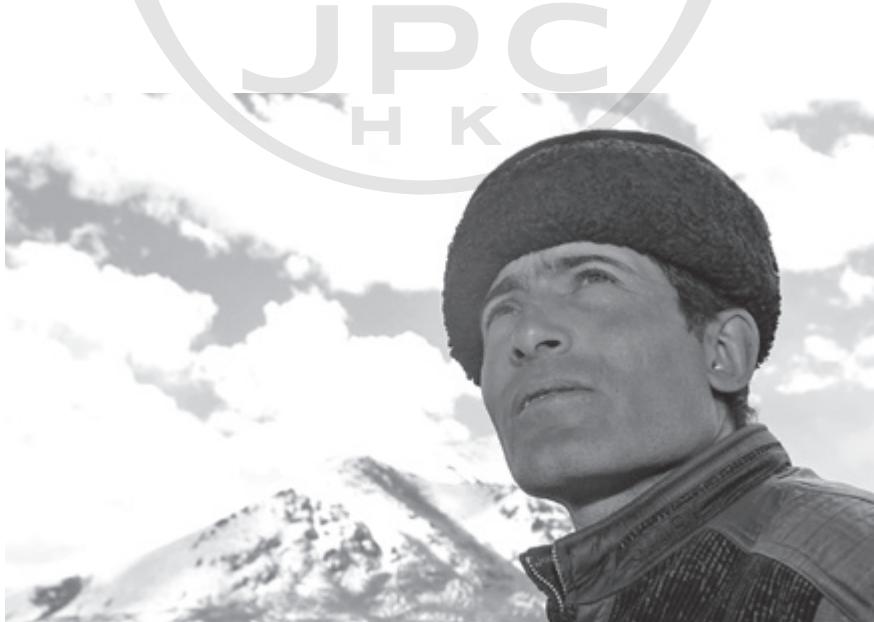
●**我**：所以這段時間，我天天盼著疫情趕緊過去，好回到新疆看望布茹瑪汗媽媽，然後再到邊境線為可愛的柯爾克孜族護邊員義務巡講，還可以順道去喀什看望我們愛心雙語夜校的孩子們——我和阿里木就是因為合作開辦夜校而成為好朋友的。所以，聽說您這段時間要來新疆，我立即調整工作，定下行程，以便在新疆與您會合，順道還可以帶您到祖國最後一縷陽光落下的帕米爾高原，一起領略祖國之大與祖國之美。我知道您在新疆的時間十分寶貴，所以就請阿里木先去接上您，這樣咱們就可以從喀什機場直奔帕米爾高原，節省下好多時間。其實，如果您的時間允許的話，除了烏恰的吉根鄉，我還想帶您到同在帕米爾高原的塔什庫爾干縣，去看望我的兄弟——塔吉克族護邊員拉齊尼·巴依卡的家人。

◎**阿里木**：劉教授，您認識拉齊尼·巴依卡啊？

●我：是的，我認識。

◎郭英龍：拉齊尼·巴依卡是誰？

◎阿里木：拉齊尼·巴依卡是我們喀什塔什庫爾干縣的塔吉克族牧民，也是一名英雄護邊員。他的祖父是新中國的第一代護邊員，父親是第二代護邊員。拉齊尼從部隊復員之後，接過了祖父和父親的接力棒，成為第三代護邊員。紅其拉甫邊境線地勢險要，只能依靠犛牛巡邏。拉齊尼常年為邊防戰士做巡邏向導，出生入死，曾經為了搭救掉進雪洞的戰士，自己差點被凍死，搶救了3個小時才挽回生命。2021年1月4日，拉齊尼正在喀什大學參加培訓，有個孩子掉進了人工湖的冰窟窿，他立即衝上冰面救人。就在他伸手去拉孩子的時候，冰面突然坍塌，他也落入了水中。冰冷至極的湖水瞬間就帶走了他



拉齊尼·巴依卡在新疆紅其拉甫邊境線的巡邏途中

的體溫，然而拉齊尼奮力舉起雙手，拚盡全力把孩子托出水面，以超人的意志力堅持了十幾分鐘。孩子終於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卻永遠定格在了 41 歲。

◎**郭英龍**：天哪，這位護邊員真是英勇不凡！

●**我**：是的，像拉齊尼這樣的人，正是用生命保衛我們國家的英雄。我與他相識於 2017 年首屆感動喀什十大人物的頒獎典禮。那次頒獎，拉齊尼祖孫三代為國護邊的愛國情懷感動了全場。當時他的兒子拉迪爾才 8 歲，主持人問他以後想做什麼，拉迪爾大聲喊道：“長大了我也要當護邊員。”那幾天，拉迪爾和我的幾個夜校孩子朝夕相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天晚上，我正在房間寫東西，突然有人敲我的門。我心想，這麼晚了怎麼會有人敲門。開門一看，原來是拉齊尼。他說：“劉教授，我邀請您到我們塔什庫爾干玩，我們的家鄉有雪山、草地、湖泊，可美了。”我心裏高興極了，立即就答應了他。見到我答應了，拉齊尼也高興極了。我永遠都不能忘記當時他的那雙眼睛，清澈，透明，讓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的心，那顆純粹到了極致的中國心。

◎**阿里木**：真沒想到，原來你們之間還有這樣的一個緣分和約定。劉教授，那您後來赴約了嗎？

●**我**：沒有。這些年我來南疆很多次，每次都為了看望孩子而奔忙，每次都會想起拉齊尼的邀請。只是我一直沒找到為塔什庫爾干做事的機會，覺得自己不能光去玩了，又想著以後一定會有機會，於是這個約定就這樣一直懸著。直到那天，我

偶然間瞄了一眼微信，忽然看到了拉齊尼的照片，心裏一動：原來是拉齊尼啊，好久不見，最近可好？仔細一看消息：天哪，拉齊尼犧牲了！剎那間，我整個人也如同掉進了冰窟窿，冰雕一樣地僵在了座位上，然後一點一點地崩潰掉。

◎**郭英龍**：劉教授，我能感受到您的痛苦，真的！

●**我**：這次考慮到您的時間，所以去過吉根鄉之後，阿里木會陪同您返回喀什。而我還要單獨去一趟塔什庫爾干，看望拉齊尼的家人，以兌現自己當年對他許下的諾言。

◎**郭英龍**：劉教授，請您一定把我們的問候帶給英雄拉齊尼的家人。以後有機會，我們也要去帕米爾雄鷹工作生活過的地方，向英雄致敬！

●**我**：好的，您一定會有機會的——心到，機會一定會來。

◎**阿里木**：劉教授，郭 Sir，那咱們上車聊吧。從喀什機場到吉根鄉還有 200 多公里的車程，我們要先走一段阿烏高速，然後再走 581 國道，大概要跑 3 個小時呢。

●**我**：好啊，那就一起出發吧，咱們邊趕路邊聊。阿里木，咱們夜校的孩子們最近可好？漢語水平有沒有長進呢？

◎**阿里木**：孩子們可好了。現在他們的漢語水平那可了不得，而且年紀越小的孩子往往說得越好，簡直比我說得都標準。很多孩子你要是光聽聲音的話，就和漢族的孩子一樣。

●**我**：太好了！語言是思想交流和情感交融最重要的載體，語言要是不通的話，那真是啥都別提了。布茹瑪汗媽媽要